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齊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曹虎

虎字士威本名虎頭武帝改下邳人宋泰始末爲直廡累遷屯騎校尉領南城令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齊受禪除監朔將軍東莞太守改封監利除游擊將軍武帝卽位除員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監朔將軍南新蔡太守累遷至梁南秦二州刺史征虜將軍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遷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明帝卽位進右將軍尋進平北將軍爵爲侯永泰初遷給事左右衛將軍東昏卽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未及拜見殺和帝卽位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荅魏主托跋宏書

自金精失道皇居徒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

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皋蘭隨水漣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
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思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
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唇齒仁義弗
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璽表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
亂遭逃棄同幽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
咸格遂復遊魂不戢亂猶孔熾孤總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
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
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
復知進亡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躡名王使少卿
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憫然

南齊書
曹虎傳

虞綜

綜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仕宋爲州主簿延平王參軍尚書儀曹
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昇明

中武帝爲中軍引爲諮議參軍齊受禪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
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宣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
內史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
馬遷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轉侍中遷祠部尚書出爲冠軍將
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卽位改領右軍將
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明帝卽位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
正員常侍永元元年卒

引疾上表

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襁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答
衛養乖方抱疾嬰困寢瘵以來候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
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療餘辰

南齊書
虞綜傳

胡諧之

諧之豫章南昌人仕宋爲州從事主簿歷臨賀晉熙邵陵王諮

議參軍武帝江州別駕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
齊受禪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武
帝卽位轉守衛尉加給事中遷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進左衛
將軍都官尙書太子中庶子改衛尉轉度支尙書卒贈右將軍
豫州刺史諡曰簡

上表乞解職

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
長兄臣湛之復早殞沒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
情同極脰何圖一旦奄見弃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

書胡謨
之傳

周山文

山文元徽中太學博士入齊爲助教

皇弟訓爲養母服議

案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

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宋書禮志二元徽二年七月有同奏第七

皇弟謂養母鄭脩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祠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親執爵議

按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而

祖宗之號列於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

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宋書禮志四元徽二年十月有司奏至尊親執爵與否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祠太廟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未詳應親執爵與否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亥日藉田議

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祭豈月合章

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南齊書禮

志上永明三年助敎周山文議

裴叔業

叔業河東聞喜人宋元徽末爲羽林監高帝爲驃騎引爲參軍
及受禪除屯騎校尉靈朔將軍永明中累遷廣平扶風太守晉
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初加靈朔將軍建武中封武昌縣伯持節
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東昏侯卽位徙南
兗州刺史進冠軍將軍懼誅降於魏尋卒。

上疏獻讜言

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赴雍齊亂於漢世誰
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綴馭乖術地惟形勢
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帝
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崕
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服

南齊書裴叔業傳

崔慧景

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
員外郎遷長水校尉監朔將軍昇明初除前軍出爲武陵王安
西司馬河東太守遷豫章王鎮西司馬兼諮議齊受禪封樂安
縣子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進
梁南秦二州刺史武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還遷黃門郎領羽
林監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出爲司州刺史徵太子左率加通直
常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
虜將軍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中遷度支尚書假節
督雍州加平北將軍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遷護軍將軍加
侍中尋加平南將軍改授平西將軍征壽陽回軍內向敗死

報薛淵

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難

南齊書薛淵傳淵母索氏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贖贖梁州刺史崔

慧景報淵

崔覺

覺，慧景子。永元初，爲直閣將軍。慧景敗亡，命爲道人。見執伏誅。

臨刑與妹書

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悅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

齊書崔慧景傳

崔偃

偃，慧景次子。建武初，太學博士。歷始安內史。慧景敗，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目爲盜賊將軍，尋下獄死。

上書理父冤

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惟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

爲樂彼子然之舜。望敵之人猶尙若此。況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入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繼介之屈。尙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尙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陛下所同哉。如此尙弗恤。其餘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同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寢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恩務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畱中。

南齊書崔慧景傳。覺弟偃中。元年。詣公津門。上書事。寢不報。

又上疏

近冒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廢贈此臣狂疏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羣賢凡此眾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頃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胤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

下所當違違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警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曰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情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

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孰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慙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竝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彘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寔明寔昌不可不循寔微寔滅不可不慎惟陛下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王之弟江夏亦昏王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

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忠懇請使羣臣
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河沈七
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南齊書崔慧景傳恨又上疏謂恨可誅下獄死

崔祖思

祖思字敬元慧景宗人漢末中尉珍七世孫仕宋爲州主簿歷
武帝轉國主簿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參軍員外正員郎轉相
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及受禪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遷監
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郡太守遷冠軍將軍進號征虜將軍假節
青冀二州刺史有集二十卷

國名啟

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南齊書崔祖思傳朱勰初議封太祖

爲梁公祖
思啟從之
陳政事啟

禮詰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敦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九三載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明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墜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七緋以韋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

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鉤

南史銅鑄錢以充國用

魏武遣女阜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浙米見誚

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

南史碧綃蚊幃三齊枯席五盞盤桃花

米飯殷仲文勸合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

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儲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甜酒。守官不從。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憲律之重。由來尙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尙在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觀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盡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竝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累舉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且枝齋。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

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微。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二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虡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賞

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責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

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關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條，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旣以無言望己，己亦當以吞默慙人。

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蓋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退行之卽善。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蓋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南齊書崔祖思傳

崔元祖

元祖祖思從弟。爲射聲校尉。歷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

請留將少游啟

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合瓊鄉之鄙。取象天官。臣謂且留少游。合使主反命。

南齊書魏虜傳。永明九年。

十彬

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晉中領軍嗣之孫。仕宋爲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齊臺建除右軍參軍。出爲南康郡丞，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尙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紱建太守。

蝦蟆賦

紆青拖紫，名爲蛤魚。

南齊書下彬傳世謂比令侯也。又見南史十二術覽九百四十九。

科斗唯唯，羣浮閭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

同上比令史諸事也。

蚤蝨賦

序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縵。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疏，榮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懶事皮膚，澀刷不謹，滌沐失時，四體齷齪，加以臭穢。故鞞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滑洩，無時忽肉，探揣撻撮，日不替手。蝨有諺言，朝生暮

孫若吾之蠶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帛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指齧不能加脫略緩爛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

五歲焉

南齊書卞彬傳又見南史七十一御覽八百九十九百五十一

禽獸決錄目

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鴟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

南齊書卞彬傳南史卞彬

傳御覽八百八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二十一終

全齊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顧歡

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宋末徵爲揚州主簿永明初
爲太學博士竝不就有集三十卷

獻治綱表

臣聞舉綱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
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
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
四氣相新綈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
授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
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
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

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
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
從此退。南齊書
顧歡傳

夷夏論

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
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
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卽行七步，舉
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
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
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
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
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
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

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人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摺紳諸華之容翦髮緇衣鞞夷之服擊踞磬折俟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擲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至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舍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斲沙門守株道士交誣大小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

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賒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蠢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躡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噬鳥聒何足述效

南齊書顧歡傳南史顧歡傳弘明集七

答袁粲駁夷夏論

案道經之作若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

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恆之齊。劉季竊王莽之
僕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
左跛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
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
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
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跽。
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
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
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人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逝。故知世有
精靈。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
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
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當住之象。常道執異。神仙有死。權
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

二十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南史 駱敬傳

題東府柱

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南史 顧歡傳 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也 注云云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也

宗測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陽人。宋徵士炳孫。州舉秀才主簿，豫章王再辟參軍。永明中，徵太子舍人，建武中，徵司徒主簿，竝不就。荅府召

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南齊書 宗測傳 傑章王曉徵爲參軍測答

又答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

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謀虛責有限魚慕鳥哉。南齊書宗測傳豫章王曄

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

荅魚復侯子響

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南齊書宗測傳子響為江州厚遺則遺測曰云云

陳文建

文建宋末為將作匠太史令入齊未詳。按天志作文孝建陳天文南史作文建陳天

符瑞今從高紀

奏符命

六亢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

伏願順天時應符瑞

南齊書高帝紀上太史將作臣陳文建奏符命又見南史四

奏陳天文

自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日蝕有十虧上有七占曰有亡國失君之象一曰國命絕主危亡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王異姓興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月犯房心四太自犯房心五占曰其國有喪宋當之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宮有四占曰國去其君有空國徙王大明二年至元徽四年天再裂占曰陽不足白虹貫日人君惡之孝建二年至大明五年月入太微太微元年至昇明三年月又入太微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熒惑入太微六占曰七曜行不軌道危亡之象貴人失權勢主亦衰當有王入爲主孝建二年至昇明二年太白熒惑經羽林各三占曰國殘更世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熒惑守南斗成勾己占曰天下易正更元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

填星熒惑辰星合於南斗。占曰：改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太白犯填星於斗。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白填星合於危。占
曰：天子失土。景和元年十月八日，熒惑守太微成勾己。占曰：王者
惡之。主命無期。有徙主。若主王天下更紀。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
白氣見西南，東西半天，名曰長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白氣又見
東南，長二丈，竝形狀長大，猛過彗星。占曰：除舊布新，易王之象。遠
期一紀。至昇明三年一紀訖。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白犯填
星於胃。占曰：主命惡之。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太白歲星填星合
於東井。占曰：改立王公。元微四年至昇明二年三月，日有類食。占
曰：社稷將亡。王者惡之。元微四年十月十日，填星守太微宮。逆從
行。歷四年。占曰：有亡君之戒。易世立王。元微五年七月一日，熒惑
太白辰星合於翼。占曰：改立王公。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歲星守
斗建陰陽終始之門。大赦昇平之所。起律曆七政之本。源德星守

之天下更年。五禮更興。多暴貴者。昇明二年十月一日。熒惑守墮。鬼三年正月七日。熒惑守兩戒間。成勾己占曰。尊者失朝。必有亡國。去玉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孟效西方。占曰。天下更玉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虛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有福厚。爲受慶之符。南齊書天文志上宋昇明三年太史令將作匠文孝建陳天文奏。

任遐

遐字景遠。樂安博昌人。仕宋入齊。爲尚書左丞。永明中。爲御史中丞。建武末。爲光祿大夫。

奏劾劉祥

祥少而狡異。長不悅徒。請謁絕於私館。反唇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負反。存歿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極行路流歎。有誠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墳。來飲酒。無度言語。闕

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為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內人竝為囚人所淫略如所列異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

南齊書劉祥傳有以祥連珠做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還

張欣泰

欣泰字義亨竟陵竟陵人宋左衛將軍興世子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入齊歷官監朔將軍除尚書都官郎武帝卽位以為直閤將軍歷豫章王太尉參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為直閤步兵校尉除正員郎徙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免明帝卽位為領軍長史遷諡議參軍出為永陽太守東昏侯卽位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進雍州刺史以謀廢立伏誅

移魏廣陵侯

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於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雷俱備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臥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較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眾攻不卒下驅土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領一國之眾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算失所爲至今爲笑前監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

南齊書張欣泰傳

司馬憲

憲仕宋入齊爲殿中郎

郊殿議

南郊無配饗祠如舊無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殿祠同用今年十

月南齊書禮志上

建元元年七月

熊襄

襄豫章人

齊典序

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南齊書

超傳時豫章熊襄晉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云又見南史檀超傳

孔覲

覲會稽人建元中爲奉朝請

上鑄錢均貨議建元四年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糧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闕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宜開置錢府方收貢金大興鑄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唐澤滌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滌染不復行矣所賣驚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滌染更用反復生詐循環起疑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民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

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
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南齊書劉焯傳建元四年春朔請
孔觀上錢錢均貨議又見通典九

祭履

履永明初爲祠部郎中

南郊明堂異日議

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宮禮儀志云兩郊禮異次北郊明堂高廟
世祖廟謂之五供祭豈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
祭宜有定準南齊書禮志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崗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二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朓

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永明初，爲豫章王太尉參軍，遷隨王東中郎府屬。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遷新安王中軍記室。尋兼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及卽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又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遷尚書吏部郎。永元中，爲始安王遙光所誅。有集十二卷。逸集一卷。

擬風賦奉司徒教作

起日域而搖落，集桂宮而送清。開翠帳之影，諷響行珮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發齊后之妍聲。下鴻池而蓮散，上雀臺而雲生。至於新虹明歲，高月照秋。醉儀乃豫，沖想雲浮。鄒馬之賓咸至，申穆之

醴已酬朝役登樓之詠夕引小山之謳厭朱邸之沈寤思輕舉而遠遊騶驢之馬魚躍飄鑿車而水流此乃大王之盛風也若夫子雲寂寞叔夜高張煙霞潤色荃蕙結芳出礪幽而泉冽入山巨而松涼眇神玉於巨壑獨起遠於孤觴斯則幽人之風也

本集又略見藝文類

七夕賦奉護軍命作

金祇司矩火曜方流素鐘登御夷律鳴秋朱光既斂涼雲始浮盈夕露之謠藹升夜月之悠悠步廣庭而延眺屬天媛之淹留嗟斯靈之淑景招好仇於服箱邁姮娥而擢質凌瑤華而擅芳靨白玉而爲飾霏丹霞而爲裳迴龍駕之容裔亂鳳管之淒鏘騰燭光於西極命二妃於瀟湘軾帝車而捐珉凌天津而上翔悵漢渚之夕漲忻河廣之既梁臨瑤席而宴語絲含睇而蛾揚嗟闌夜之難永泣會促而怨長忌織阿之方駕吝長庚之未光撫鳴琴而修悅浩

安歌而自傷。歌曰：月殿清兮桂觴酬，雲幄靜兮香風浮。龍蹏蹠兮玉轡整，睇星河兮不可留。分雙袂之一斷，何四氣之可周。斯乃嚮像恍惚，彷彿幽曖，耳之無聞，目之無績。故鐘鼓聞而延子隱，白日沈而季後對，豈形氣之所求，亦理將其如味。君王壯思，風飛冲情，雲上，顧楚詩而縱轡，瞻蘭書而競爽，實研精之多暇，聊餘日之馳蕩。賦幽靈以去惑，排視聽而玄往，晒陽雲於荆夢，賦洛篇於陳想，乃澄心而閑邪，庶綱繆於茲賞。

本集又見疏文類
集四初學記四

臨楚江賦

爰自山南，浦暮江潭，酒泊積水，裹展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沈西岫，風動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懸。於是霧隱行雁，霜眇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攢筍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潭。奉王鱗之未暮，洽勝賞之芳音。願希光兮秋月，承永照於遺簪。

本集又見
初學記四

思歸賦 并序

夫鑑之積也無厚而納窮神之照心之徑也有域而懷重淵之
 深余少而薄游身身防方思俄然萬里晚而自省諒非一塗
 余菲薄以固陋受靈恩而不訾拖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
 未濟而河廣途方遙而馬疲忽中寢而念厲魂申旦而九移昔受
 教於君子逢知己之隆盼被名立之羽儀沾宣成之藻緝羌服義
 而不怠豈臨岐而喻變勢方迅於轉圓理好旋於奔電援弱葛而
 能升踐重岡而不眩信視福之非已寧悔禍其如見大明廓以高
 臨吹萬忻而同悅跨神泉之沃衍奉英藩之睿哲承比屋之隆化
 踵芳塵之餘烈懷蠲蠲之彌心無今毗之誕節竟伊鬱而不怡賴
 遐計於先哲紛吾生之遊薄彌一紀而歷茲自下車於江海涉青
 春於是時瞻崇岡而引領望大廈而長思離曲街之委隘猶寤寐
 而見之泥神交而通夢眇河漢於佳期爾乃眷言風慕南眺悠然

方整歸轡，願受一廬。考華城之直陌，相洛浦之迴阡。連飛夢於故友，接閒館以懷僊。臨南場以藝菴，寄北地而采蓮。睇微英之霏霏，望水葉之田田。乃翦山木，不日爲功。非輪非奩，去斲去蕘。夜索絢而繞繞，旦乘屋而芄芄。竹橋崎嶇而經北，繩閉窈窕以臨東。布茵蕭於疏棟，織葵亂於迴櫺。於是籬插芳檜，門拂長楊。簷桃春發，窗竹夏涼。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無芳菲以襲子，空旖旎於都房。恆離居以歲月，痛銷落而徒傷。我聞時命，有殖無遷。徵事或在，求理未甄。譬豐草之區別，隨霜露而夭延。背萱鮮於堂北，向幽幽而未捐。苟外物以能感，亦在應而無騫。況朝霞之采可晷，瓊扉之飾方宣。養以虛白之氣，悟以無生之篇。豈加璧之贈，可動執珪之位。能繼歸來，薄暮聊以永年。

本集又略見菴文類聚二十七

酬德賦

并序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予以國士。以建武二年，子將南牧，見

贈五言子時病既以不堪蒞職又不獲復詩四年子忝役朱方
又致一首迫東偏寇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譙言未遑
篇章之恩沈疾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盡
其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爲酬然
所報者算於德耳故稱之曰酬德賦其辭曰

悲夫四時游之代序六龍轡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拊
翼嗟歲晏之慙歡曾陰默以悽惻玄武伏於重介宛虹澣以自匿
覽斯物之用舍相羣芳之動植弔悴軀於華省理衣簪而目救思
披文而信道散念憇於胸臆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
己之爲深信懷之其何已幸弱葛之蔓延寄陵風於松杞指曲蓬
之直達固有憑於原氣彼排虛與蹠實又相鳴於林止興伐木於
友生詠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斯方寄言於同恥求相仁於積
習寓神心於名理惟敦牂之旅歲寶興齊之二六奉武運之方昌

觀休風之未淑。龍樓儼而洞開。梁邱煥其重視。君奉筆於帝儲。我
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化景。申遊好於蘭菊。結德音而爲佩。帶芳
猷而爲服。援雅範以自綏。懿前脩之所勸。昔仲宣之發穎。實中郎
之倒屣。及士衡之藉甚。托壯武之高義。有杞梓之貞心。協丹采之
輝被。伊吾人之陋薄。雖鷗藻之何寔。惟風雅之未變。知雲網之不
厭。譬層棟之將傾。必華榱之先落。翳明離以上賓。屬傳體於纖葛。
周二輝而分崩。擠九鼎於重壑。雖魚鳥之欲安。駭風川而迴薄。微
天道之布新。嗟員首其焉託。子寤迹以多悔。塊離尤而獨處。君紆
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悵分手於東津。望徂舟而延伫。慮古今
之爲隔。豈山川之云阻。賴先德之龍興。奉英靈之電舉。事紫泥之
密勿。腰青綬而容與。沾後惠以揚來。竟卒獲其笑語。我騰舟以命
徒。將泊徂於南夏。旣勸子以炯戒。又引之以風雅。若笙簧之在聽。
雖舒憂而可假。昔疢病於漳濱。思繼歌而莫寫。恩靈降之未已。奉

京枌而作傅臨邦途之永陌。懷予馬於騏驥。望平津而出宿。登崇岡而興賦。願歸曉之南迴。引行鑣而東驅。何瓌才之博侈。申贈辭於萱樹。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合毫而報章。迫紛埃之東鶩。釋未位以言歸。忽乘驛以南赴。連篇章之莫誦。欲舒言於往句。類鍛副之難矯。似洞源之不注。意搔搔以村柚。魂營營而馳騫。爾腰戟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願同車以日夜。城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瞻落景之徂輝。若清顏之倏忽。悅歡賞之多違。排重關而休告。知南館之有依。驂職門以右轉。僕望路其如歸。忘清漏之不緩。惜曉露之方晞。聞夫君之東守。地隱蒼而懷僊。登金華以問道。得石室之名篇。悟寰中之迫脅。欲輕舉而舍旃。離龍尋於毀譽。去天伐於腥膻。忽攜手以上征。躋中皇之修迴。巾帝車之廣軾。棹河舟之輕艦。歷星術之熠燿。浮天潢之嬰溟。機九轉於玉漿。練七明於神鼎。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倏忽。安事

人間之紆姪哉

本集又略見類文類聚三十三

遊後園賦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蔭景，下田田兮被谷。左慈覽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闥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沈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颺。藉宴私而遊衍，時寤語而逍遙。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陳象設兮以玉墀，紛蘭籍兮咀桂漿。仰微塵兮美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藉高文兮清談，豫含毫兮握芳。則觀海兮爲富，乃游聖兮知方。

本集又略見類文類聚六十五

高松賦奉竟陵王教作

閱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祕經。巡汜林之彌望，識斯松之最靈。提於巖以羣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榆柳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齡。若夫

修幹垂蔭，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閒，卽微微而方靜。懷風陰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旣芊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僊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總木之爲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爰謝，雲物含明。江皋綠草，曖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而抽英。陵翠山其如翦，施懸羅而共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雁相飛。同雲決其無色，陽光沈而滅暉。卷風颺之歛吸，積霰雪之嚴霏。豈彫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乃體同器制，質兼上才。夏書稱其岱賦，周篇咏其徂徠。乃屈己以弘用，構大壯於雲臺。幸爲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願懷。君王乃徙譙蘭室，解佩明椒。奉幽蘭於夕陰，詠鸞幹於琴朝。陵高丘以致思，御風景而逍遙。夷黜寃之隆貴，懷汾陽之寂寥。邈道勝於千禩，益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爲大，實涓澮之所歸。瞻衡恆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陋之無取，幸聞道於清微。理弱羽於九萬，愧不能兮奮飛。

本集又見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杜若賦奉隋王教於坐獻

馮瑤園而宣游。臨水木而延仁。柳含色於遠岸。泉鏡流於枉渚。蔭綠竹以淹留。藉幽蘭而容與。覽茲榮之悅茂。紛爲芳於清縹。觀夫結根擢色。發曜垂英。緣春巒以織布。蔭涼潭而影清。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葉傾。冒霜蹊以獨稿。當春郊而逕平。奉汀洲以企子。懷石泉於幽情。嗟中巖之織草。廁金芝於芳叢。夕舒榮於溽露。旦發彩於春風。承羲陽之光景。庶無悲於轉蓬。本集又見藝文類聚八十八

野鷺賦

并序

有門人斃一野鷺。因以爲獻。予時命以登俎。用待賓客。客有愛其羽毛。請予爲賦。其詞曰。

夫何羅人之伎巧。薦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歸飛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裂雕綺之翠襟。孤雛驚以靡翼。餓雌叫而莫尋。越滄流以遠致。乃交畱以兼金。因闡寺以傳請。排遠戶以重深。責數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征召取愛願登俎以甘心

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九十一

爲錄公拜揚州恩教

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
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
矜斯積納陸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導德致之仁
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魏文類聚五十一

臨東海餉諸葛瑛穀教

昔長孫東組降龍巨之節文舉北轡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
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瑛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被褐韜玉待
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暇菽之養就養寡藜蒸
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梁書諸葛瑛傳瑛
歷爲東郡太守教

爲宣城公拜章

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寃旒所以貞觀

袞職所以代終。愆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旗常。勒斯鐘鼎。

藝文類聚五十一

爲明帝拜錄尚書表

升降玉階。對揚休命。六轡在手。千里何借。司會天官之統。尚書百僚之本。弘之卽庶績惟凝。替之則彝倫斯斁。修身踐言。本愆五美。果行育德。未階六正。妄屬負圖之寄。多謝五仁之績。操檜楫於龍津。荷梓梁於雲構。無以輔世明堂。遺象麟閣。

藝文類聚四十八

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

如其懸旌灞滙。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許謨玄覽。欽若宏圖。覽臣匪躬。共申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藝文類聚五十一

爲百官勸進齊明帝表

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

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仁新復禹歸祉大齊之權輿寶祿孕育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靈而嗣命疾威蕃鄙叛渙委裘御寓藉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徇齊作聖廟應龍於冀州戮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迴延喜之寶潤色天睭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答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藝文類聚十四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苦而中疲何則泉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歎喟况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遡若墜雨翻似秋葉朓竇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哀采一介拙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旌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

臣自蕩渤解方春，旅瀟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壘，輕舟反溯弔影。
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俛
歸艤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在，任席無改。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大馬之

誠文選

南齊書謝朓傳南史十九

爲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啟

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勤不舉，變理之義何階。常恐覆餗是
貽，咎徵斯應。陛下繼祚勝統，日月重光，得以桓珪袞服，拜奉歲時。
視濯獻牲，鞠躬郊廟，而鴻恩妄假，復授龜符。玉節適於雙嶺，表東
侔於四履。臨邊三事，既謝張溫，潁川再撫，亦慙黃霸。魏文類聚六

謝隨王賜左傳啟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冊，慈勸下帷。眺未觀山笥，早惜河籍。
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箴

金逸其胎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初學記二十一 藝文類聚五十五

謝隨王賜紫黎啟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莖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慚滋將恐帝
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
滄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藝文類聚八十六
初學記二十八

齊明皇帝臨冊文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太行皇帝早棄萬邦
聖烈方遠式遵帝世俾聖鴻猷咸曰爲無名以化則言繁莫宣其
道有求斯應則影響庶同

藝文類聚
聚作國

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

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大行皇帝合信四時齊明日月創光大

藝文類聚
作保文

於登庸通神機

藝文類聚
作機神

於受命因時以暢藉九萬而

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迺開物成務重維國綱

藝文類聚
聚作紐

風行草化心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

而在行用能盛德殷薦美善斯畢早矣之業既孚蒸哉之道咸備
景化方遠厭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
德彌睿允極鴻名謹命某甲奉太牢之奠謹上尊謚曰明皇帝廟
號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饗嗚呼哀哉

藝文類聚十四文苑
英華八百三十五

齊敬皇后哀策文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塋將祔於某陵其
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翠帟舒
阜玄堂啟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屈衛而延首想
驚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廟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
漢表靈曾沙騰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
絨經教先種稷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韶光君道方被於佐求

賢在謁無談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日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
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
舒仁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懷寢靡依家臻實業身嗣
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
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璋瓚奚獻禕禴罔設嗚呼哀哉
馮相告禘宸居長往貽厥遠圖未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
京之弘微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剛以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
園寢兮映輿鏤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繼池綵
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
哀哉藉闕宮之遠烈兮聞繼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祇
而表命慕方纒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形
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文選類聚
十五初學記十

臨海公主墓志銘

長發有神，瑤臺乃構，玄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順符爰授。帝
體靈柯，穠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官，無繫車服。既肅
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鈞維祿。瞻須配
景，望燭齊神。羶華崑岬，滅采上春。茲纏雲陛，悲動外姻。鬱彼宗芒，
愔然城第。輜翟按轡，龍旒徐轉。藝文類聚十六

新安長公主墓誌銘

氛氳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舉宣女師，德侔高行。肅
穆然風，優游闔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盛。藝文類聚十六

齊鬱林王墓誌銘

綠車旖旎，翠襲掩映。癸貳戲良，臨眺弛盛。毀德歸桐，棄尊君鄭。藝文類聚四十五

齊海陵王墓誌

中樞誕聖膺厥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

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

輪獵蘇文類聚作高關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屨言觀

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默虔思寶飾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

德西光已謝東旭魏文類聚又良龍蘇夕嚴葆挽晨縹風搖草色

日照松光春秋非我魏文類聚何長夢溪筆談十五又見蘇

為諸姊祭阮夫人文

婉婉婚德剛間頗性阿史弘儀陳詩陳詠嘉言足題清暉可映契

問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遠傾芳木先落晴日交觴享也虛薦帶上

先結魏文類聚握中遺扇魏文類聚進淚失聲游媛如霰魏文類聚

為隨王粲東耕文

穀躋星景穉表蜡先人政奚首六府茲宣弊嗟非國登頌有年一

夫或怠望哉誰天魏文類聚

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大過在運。小雅盪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
因部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勢。時曠忠賢。流王
於旣。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紛凱
入。氛氳配天。藝文類聚七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岡王毓漢校刊

全齊文卷二十三終

全齊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祐

祐永明初太學博士

南郊明堂異日議

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南齊書禮志上

永明二年

劉蔓

蔓永明初兼博士

南郊明堂異日議

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于國南而郊已

上下故供修三祀得並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于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南齊書禮志上

永明二年

亥日藉田議

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太學博士劉焯議

蔡仲熊

仲熊濟陽人永明初兼太常丞累官至尚書左丞

南郊明堂異日議

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立意也竝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案竝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闌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齊書禮志上

永明二年

紀德真

德真，爵里未詳。

造釋迦石像記

齊永明二年甲子太歲甲子四月廿日，弟子紀德真爲亡弟僧惠
敬造釋迦石像，追往悼心，泣深友愛，願僧惠齊神離苦，永與福會。
七世亡靈，同生淨土，見在眷屬，長保吉口。家門雍睦，子孫昌熾，願
願果遂，亨善無窮。口口使蜀于涪陵喪思寺，就穎法師造。古刻
叢鈔

孔琇之

琇之，會稽山陰人。宋光祿大夫季恭孫。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
衛軍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還遷通直郎，補吳
令，遷尚書左丞，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出爲盩厔將
軍。明帝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
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又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隆

昌初遷監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

表王文殊

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孺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恆居衿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餽蔬菽日俟命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儻降甄異之恩勝其閭里

南齊書孝義王文殊傳又殊吳瑋之表云云鬱林詔牘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興故鄉人永明十一年太守孔

庾杲之

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爲奉朝請累遷尚書左丞黃門郎御史中丞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永明九年卒諡曰貞子

臨終上表

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几庸謬徵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修天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

暫借餘麻。傾宗殞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

南齊書庾

杲之傳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司徒竟陵王懋于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壤。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雁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堂卜居郊郭。紫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眾妙。式筵山河。虛館川浹。寶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于東閣。昔王愛素。致吾子于西山。豈不盛歟。百齡製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效。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

思有在。不俟繁言。

廣弘明
集十九

殷淵

瀛、永明中爲南豫州別駕。

請以廬江屬南豫牒

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各領。終無實益。但寄治譙。歷于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置。廬江屬南豫。濱帶長江。與自。譙接境。民聚租帛。從流送州。實爲便利。遠踰西豫。非其所願。郡領。濠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爲益不少。府州新創。異于舊。濠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分置。

南齊書州郡志上永明七年南豫州別駕殷淵稱云

云尙書參議宜
依所牒詔可

何謹之

證永明中爲太常丞

亥日藉田議

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澗五行

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春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書禮志上永明三年
太常丞何謹之議

祭用鮮槁魚議

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

鮓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鮓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

云槁魚曰商祭鮓曰脰祭鄭注商量脰直也尋商旨裁截脰義在

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剛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

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

報章議

案周禮命數改三公八旒卿六旒

南齊書輿服志永明六年

功臣配饗坐板議

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其書贈官爵諡及名文
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
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
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
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十年詔稱源
民六人配享太祖廟
庭祠部郎何誼之議

桑惠度

惠度永明中爲國子助教

亥日藉田議

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
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南齊書禮志上永明
三年國子助教桑惠

議

難何誼之祭用鮮犒魚議

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

所法

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六年

顧嵩之

嵩之字士明吳人永明中爲殿中郎歷安西諮議兼著作建武初以疾歸

亥日藉田議

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微于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閤種且亥旣

水辰含有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班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
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稊實君主種物使長大茂
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南齊書禮志上永
明三年殿中郎顧

議
王摛

摛東海郟人永明中爲秣陵令累遷永陽太守建武中進尚書
左丞永元中爲國子博士

郊壇瓦屋議

埽地而祭于郊謂無築室之議南齊書禮志上建武
二年兼左丞王摛議

駁何佟之明堂配饗議

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
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
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南齊書禮志
上永元二年

國子博士

王摛議

陸厥

厥字韓卿，吳郡吳人。太常惟從子。永明中，舉秀才，歷少傅、王冑主簿。遷後軍法曹參軍，有集十卷。

與沈約書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誠清獨，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閤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聞此。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平。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乞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閤與理合，則美詠清謳。

有辭章詞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兩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嚙妥帖之談，操末續頭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

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發發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南齊書陸厥傳，南史陸厥傳又略見蘇文類聚五十八

暴母珍之

珍之鬱林時，領中書通事舍人，封汝南縣侯。後謀誅蕭湛，事敗死。

自牒求封

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關，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南史

李攜

攝永明中爲博士遷武初爲祠部郎太常丞

朝堂誦榜議

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於王宮注意表懸

之也

南齊書王慈傳

郊壇瓦屋議

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鄭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屋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祀毳案何爲不轉製檐葺

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祠部郎李悛議通典四十二作李悛疑誤

泄哀儀議

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說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進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

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
服出正殿舉哀百僚致慟一如常儀

南齊書禮志下建武二年正月太常丞李瑒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